

论《江格尔》的源流

贾木查

(新疆大学,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文章以分析 200 年以来中俄蒙三国出版的《江格尔》各种文本内容为依据, 对古今中外专家学者研究《江格尔》的论点进行对比, 阐明了《江格尔》产生的地点、时间及其流传范围; 指出: 该史诗故事既有蒙古族古代历史文化积层, 也有后来的历史文化痕迹; 史诗发源于中国西域蒙古地区。

关键词: 英雄史诗; 江格尔源流; 史诗体裁; 历史文化痕迹

文献标识码: A

中图分类号: H212.2

史诗《江格尔》产生、流传、演变、发展和定型,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至今仍在蒙古族民间传颂。从 19 世纪初开始, 德国、芬兰、俄国、蒙古和中国学者的不断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 使之成为国际蒙古学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课题。这是整个蒙古族历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

一、史诗《江格尔》的来源

从 19 世纪初至今, 有关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江格尔》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这对中俄蒙三国《江格尔》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国际《江格尔》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症结性问题还不少, 其中, 关于《江格尔》究竟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产生, 也是众说不一。有些学者认为, 《江格尔》先在俄国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蒙古中产生; 也有学者认为, 《江格尔》先在中国西域卫拉特蒙古中产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江格尔》的发源地在蒙古国。由于欧洲学者 200 多年前搜集出版和研究《江格尔》的影响大, 所以在《江格尔》产生的地点问题上“卡尔梅克说”一直占上风。比如, 1802-1803 年, 德国学者 B·别尔克曼(B·Bergman) 去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halimag——意即漂流者)中搜集到两章《江格尔》故事, 将其翻译成德文, 并加注释和说明, 于 1804 年和 1805 年在里加(Riga)发表。他在出版说明中写道: “光是在伊吉勒河(即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人中有 500 个人会说唱《江格尔》故事”^[1]。同时, 他又写道: 在卡尔梅克中有过很有才华的江格尔齐。他常常在策伯克多尔济亲王的带领下, 到宫廷内给渥巴锡汗君臣说唱《江格尔》故事。1771 年这个天才江格尔齐随渥巴锡汗的大臣们回到准噶尔家乡等。所以, 过去和现在国内也有学者认为: 《江格尔》是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中产生的。关于《江格尔》的来源, 不妨举几位持不同观点的学者的论述为例, 加以探寻。

1. 俄国卡尔梅克国立大学教授 G·M·勃尔里科夫(G.M.Borlikov)在《世纪之交的〈江格尔〉研究》一文中写道: “新疆的《江格尔》版本应该说是那些于 1771 年随以渥巴锡汗为首的卡尔梅克人来新疆的演唱者及叙述者对卡尔梅克史诗传统的继承及延续。中国新疆史诗《江格尔》版本的出现是在英雄史诗口头流传中合乎规律的现象。”^[2]

2. 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 B·孟克在《从〈江格尔〉的分布情况论证其产生定型的地域与时间》一文中写道: “最后, 补充提出的是在俄国、蒙古国和中国等三个国家分散居住的卫拉特蒙古中《罕曾格勒台济》、《七十二个谎言》、《聪慧媳妇的故事》、《噶尔丹巴勇士》等许多史诗、传说、故事较为普遍地流传。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史诗、传说是卫拉特人在一起居住生活的 17 世纪以前已经问世和普及的。但是由

于英雄史诗《江格尔》在 17 世纪前尚未问世，因此也就未能同上述的史诗、传说一样普及。它是在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的一百来年间，在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中间产生和定型的。所以，英雄史诗《江格尔》只是在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和新疆卫拉特人中广为流传、普及，使这两个区域成为保留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两个中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现在的新疆卫拉特人中占大多数的人便是从伏尔加河流域搬迁而来的土尔扈特部。”^[3]该论文的观点和勃尔里科夫教授的观点一样。按这二位教授的观点讲，举世闻名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是 17 至 18 世纪在俄国卡尔梅克蒙古中产生的。但是他们忽视了该史诗体裁与它的比较古老的文化内含的关系。

3. 蒙古国史诗研究者娜仁图雅（Narantuya）在《关于〈江格尔〉史诗源流问题》一文中写道：“纵览《江格尔》史诗所有故事变体，就会知道：该史诗是经历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演变而来的、比较古老的史诗。特别要提到的是，蒙古《江格尔》的各种变体保存着较早些时候的故事情节，而卡尔梅克的《江格尔》变体是在这个早些时候的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发展成具有内容的故事。”^[4]

按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讲，新疆蒙古族祖祖辈辈说唱的《江格尔》起源于俄国卡尔梅克蒙古《江格尔》，卡尔梅克蒙古老艺人（他们是在 17 世纪 20 年代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定居的）说唱的《江格尔》又起源于蒙古国的《江格尔》。其实，无论说唱《江格尔》的卡尔梅克蒙古，还是蒙古国的西蒙古，原先都是属于中国西域卫拉特蒙古。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分居在中国、俄国和蒙古国。

每一个研究者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首先弄清楚研究对象。就《江格尔》而言，我们要弄清楚它是民间艺人随意说唱的荒诞不经的虚幻故事呢，还是一部涉及全蒙古民族重要历史事件的英雄史诗。如果认定《江格尔》是英雄史诗，那么我们就无意中限定了它不可超越的摇篮时代即英雄时代。什么是史诗产生的英雄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时代也生活在一种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他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下。”^[5]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时代就是蒙古草原各部落融为一体的军事民主制时代。成吉思汗“代表着蒙古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由父权制部落社会向父权制军事封建主义过渡的革命性飞跃；他代表着蒙古草原各个游牧部落融合成为蒙古民族的历史过程。”^[6]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社会是全民皆兵，能打仗的人们随时拿起武器，骑上军马参战。据见多识广的老人们讲，成吉思汗时期的军马都是“懂人话”的马。实际上，那些“懂人话”的马是老百姓自己训练好的军马。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每一个士兵有三四匹军马。这也是蒙古社会进入军事封建社会以后的现象。

1206 年，成吉思汗是经过“忽里勒台”（Khuriltai 即大会）选举登上汗位的。在那时候，铁木真的将士们围坐在牛粪火旁，齐唱着歌颂古代汗的功绩的歌……他们还歌颂成吉思汗。在歌中说“按照长生天的命令，一位英雄脱颖而出，让整个蒙古人站立起来，向凶恶的敌人报了仇”^[7]（引文为汪仲英译）

当时将士们为什么说铁木真是按照长生天的命令，脱颖而出的英雄呢？因为铁木真对 12 世纪末和 13 世纪初蒙古社会的发展确实起过扭转乾坤的作用。在他没有建立大蒙古国之前，蒙古高原的各部落群龙无首，常常发生战争，抢劫等暴行，当时的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生活很苦，对这种情况，《蒙古秘史》作了如下描述：“星天旋转，/ 诸国争战，/ 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 互相抢夺，掳掠。”^[8]

到了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高原的老百姓过上了安宁的日子。从 13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蒙古汗庭工作的波斯学者志费尼写道：“……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过着这种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才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彼等喜爱之山珍海味，彼等选择之果品’。饮的是‘麝香所封之醇酒’，所以情况成了这样：眼前世界正是蒙古人的乐园。”^[9]当然，当时不是所有蒙古人都进入欢乐的宫殿，只是相对而言。民以食为天，所以，生活有了保障的平民百姓以民歌、史诗、赞词方式歌颂成吉思汗。

说来也巧，类似情况在《江格尔》中得到了反映，宝木巴国的圣主江格尔可汗也经过全体臣民的评议和选举才登上了可汗的宝座。例如：在江格尔举办的盛宴上，英雄们喝得面红耳赤，回忆往事：

“大家谈起，
归降了江格尔汗。”^[10]

哪个汗掌权时，
“宝木巴的全体臣民一起讨论，

日子过得好，
哪个汗掌权时，
日子过得孬，
大家还谈到
他们一个一个
怎样让一个个地方

佛教的所有寺院僧侣都来挑选，
考虑千百年的福祉，
回忆一万年的历史——
宝木巴地方的朱红大印，
交给江格尔才合适。”^[11]
(引文为汪仲英译)

在这两段诗句中，虽然没有说宝木巴国的全体臣民大会（即忽里勒台——*huriltai*）让江格尔可汗登上了汗位。但上述两段诗句的内容，跟铁木真经过“忽里勒台”选举登上了汗位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两段诗句，确实反映了古代蒙古历史上的一件实事。例如：12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汗（1101-1148年）建立了蒙古国。当时金朝称合不勒汗建立的国家为蒙古国。这个国家是奴隶制的国家，合不勒汗死后，其子忽图剌汗通过选举当上了蒙古国的汗。其子也速该把阿秃儿（*Yesugei Baatur*）虽未称汗，但仍统治着蒙古部落。此时，贵族之间展开了争夺汗位的斗争。也速该把阿秃儿被塔塔儿人害死后，蒙古国解体了，贵族们各自为政，称王称霸，人民陷于苦难。特别是也速该死后，“过去服从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其他族人和军队都离开了他的孩子，倒向泰亦赤兀惕人（*taichigut*）那边去了。”^[12]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家里只留下一个家仆，家产几乎被洗劫一空……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夫人靠拾野果、挖野菜，养活自己的儿子们。9岁时失去父亲的铁木真，战胜生活上的困难，在母亲的教导和艰苦环境中成长为勇敢坚强的男子汉，终于报了父仇，于1189年恢复了蒙古国。随后铁木真进一步参加了争夺汗位的斗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于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汗国。江格尔的父母被残暴的蟒古斯杀害后，江格尔成了孤儿，到处流浪，靠吃兽肉为生。蒙根·希克希尔格之子洪古尔与江格尔结为兄弟后，两人一道制服了仇敌，在下方的七个地方和上方的十二个地方威名远扬。这个故事虽然有神话色彩，但和上述史实在某些方面又是相符的。（上段引文为汪仲英译）

研究史诗，尤其是研究享誉世界的英雄史诗，不能避而不谈史诗中所包含的英雄时代特征和与历史事件有关的描述。从上面提到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江格尔》史诗的产生年代与蒙古民族古代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英雄史诗研究是难度很大的科学研究。我们应用科学理论去认识或观察被研究的史诗。它的第一个功能在于对整个史诗进行理论性概括；第二个功能在于对史诗中的某一个问题进行相对性的论证。比如，对中、俄、蒙等三国出版的30多种《江格尔》版本的总的故事情节与蒙古民族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要进行理论性的概括。然后，对《江格尔》中出现的某一个问题（比如佛教，萨满教，道教的痕迹）要进行相对分析。要做到这点，研究者需要下很大功夫，对中、俄、蒙三国学者从本国国土搜集出版的《江格尔》各种文本和200年以来各国学者写的《江格尔》研究论著需要进行细致而系统的梳理。

关于《江格尔》的源流，很早以前，有的学者也提出过一些的看法。例如：

A. 蒙古国科学院院士达木丁苏荣曾经写道：“在《江格尔》中常常提到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奎屯希尔克（位于青海柴达木附近）、西藏、唐古特、昭（拉萨的大昭寺）、汉族、四卫拉特、黄河等亚洲地名和族名，却没有提到卡尔梅克现在的家乡伏尔加河、顿河及附近的地名。因此《江格尔》很可能是卡尔梅克人17世纪从阿尔泰迁去伏尔加河之前便创造出来了”。^[13]达木丁苏荣教授的上述论点很有道理。一般来讲，在史诗和民歌中出现的地名与该史诗或民歌的母体民族的历史事件有密切联系。所以，高尔基曾经说：民歌是伴随着母体民族的历史而产生的。笔者曾经在《史诗〈江格尔〉探渊》一书中阐述过《江格尔》中出现的几个地名的来历。例如：“布尔罕哈拉山”（意即黑色的神山）、“哈勒敦哈达”（意即高耸的岩石山）、“额尔梯斯”（即额尔齐斯）、岗格河（即恒河）等许多地名都是成吉思汗及其将领们活动过地方的地名。仅举一个例子：曾经成吉思汗为了躲避三个篾儿乞惕（*gurban mergid*）的追捕上了“不儿罕哈勒敦”（*burhan haldun*）山藏了身。躲过后，成吉思汗对日九跪，表示要每日向“不儿罕哈勒敦山”（意即高耸的神山）叩拜。史诗中也有江格尔汗叩头的“黑色的神山”。这同成吉思汗叩拜的“不儿罕哈勒敦山”很相似。早些时候，匈牙利学者R·劳伦兹指出：“《江格尔》最早来源于阿尔泰。”^[14]

B.俄国学者 A·SH·克契科夫（蒙古名字为克契格·托莱）在《英雄颂歌——江格尔》一书中指出：“据说，泼瓦拉木、桑吉、波卡祖孙三人是阿巴嘎纳尔部的百姓。阿巴嘎纳尔部千户长、老蒙古学者库图佐夫·贾瓦道尔吉 1850-1870 年前后在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卡尔梅克蒙古语。贾瓦道尔吉暑假期间回到本部落后，受郭勒斯通斯基院士委托，找到了本部落的江格尔齐（当时泼瓦拉木、桑吉二人还健在），让他们说唱《江格尔》，由他记录下来，这大概是确实的。这三位‘江格尔齐’所在的右苏木乡的少数户的来历很有趣。他们是为了寻找舅舅、姨妈等亲戚而跟随有名的英雄赛音西尔外德克，从准噶尔来到伏尔加河畔的。人们常说赛音西尔外德克是率领准噶尔的三十三位好汉来到这里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从故土——准噶尔刚刚来到的同胞。要说前辈‘江格尔齐’们是在（1757 年）准噶尔消亡之前来到卡尔梅克草原的话，《夏拉·帖尔古》系列章节便是有趣的证据——准噶尔虽然消亡了，准噶尔的《江格尔》却在伏尔加河畔保留了下来（不要固执地说准噶尔只有三章《江格尔》，如果上面说的话是确实的，那么，该地的《江格尔》并未完全消亡）。可以相信，这些系列章节是最近从阿尔泰山、阿拉套山地区来到这里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其他的章节中，那个地方的东西已经被遗忘了。^[15]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在 18 世纪 50 年代之前，俄罗斯的学者们曾经断言（或存在争执），《江格尔》就是在卡尔梅克产生并流传开来的，准噶尔只有三章《江格尔》，准噶尔部没有保留下《江格尔》。（引文为汪仲英译）

克契科夫在上述文章中提到了“准噶尔消亡之前”来到卡尔梅克草原的江格尔齐。所谓准噶尔消亡，就是指准噶尔地区卫拉特蒙古准噶尔汗国最后的头目之一阿睦尔撒纳的败亡。他的意思是 17 世纪 20 年代末，准噶尔的《江格尔》随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等部百姓来到伏尔加河畔。

至于《江格尔》从阿尔泰山、阿拉套山“迁”去伏尔加河畔，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法有历史根据；有的则是传说。例如：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的库克老人（1983 年 9 月）对我说：“很早以前，准噶尔蒙古为躲避战乱而迁到了叫‘一棵树’的地方（原话：oriin gagcahan modon）居住下来。移居新地后，由于怀念故乡，他们不管大人小孩经常说唱《江格尔》以解闷”。据传说，迁至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蒙古的一部分人先迁去叫“一棵树”的地方，然后迁去伏尔加河畔。（引文为汪仲英译）

1985 年 6 月，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哈拉布胡乡的柴尔布老人对我说：“我们新营（原话：manai xine anggi）察哈尔自张家口迁来新疆以前，在这里曾经居住着巴尔浑、厄鲁特（oirud）等蒙古人。他们为躲避战乱而全部落迁往伏尔加河流域时，有三十二位英雄为保护本部同胞而率领大家与外敌进行了不屈的斗争，终于胜利地到达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在俄国的卡尔梅克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卫拉特蒙古迁去伏尔加河畔时，《江格尔》随三十二名英雄到了伏尔加河流域是肯定的。^[16]上述三个事例，都说明卡尔梅克的《江格尔》是随新疆的卫拉特蒙古迁至伏尔加河流域而带去的。

那么，到了上世纪 20 年代后，卡尔梅克的《江格尔》情况如何？有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在 1802 年，有那么多的人还会说唱《江格尔》？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引用著名蒙古学者 B·YA·符拉基米尔佐夫于 1923 年在所著《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一书中写的下述一段话：“由于情况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变得极快，欣赏《江格尔》的兴趣大减，人民群众远离了它。老年‘江格尔齐’死去了，新生的又没有出现，即使出现了也得不到大众支持，无法继续进步，连已经学会的也渐渐遗忘。在卡尔梅克草原上，《江格尔》正在消亡。……有一次我在南阿尔泰的右侧遇见准噶尔部落¹的一位卡尔梅克出身的土尔扈特青年，他会说不少《江格尔》章节，而且能在陶布秀尔琴伴奏下对付着唱下来。据他说，那地方至今还有着精通《江格尔》的人，他们经常在官吏、富户的府邸和平民百姓家中吟唱。”²据卡尔梅克学者 N·TS·比特克耶夫、E·B·奥瓦洛夫所撰关于《江格尔》章节的论文来看，卡尔梅克《江格尔》的 25 章中的大多数是早在 1910 年前由德国学者和俄罗斯学者搜集整理成书或保存于研究所档案中的《江格尔》章节。其中的语言也不是现代卡尔梅克语言，其中也有不少古卫拉特语、藏语、维吾尔语、古突厥语和汉语名词。

上世纪 90 年代有位年轻人在自己的论文中断言：和布克赛尔县的江格尔齐朱乃和冉皮勒，精河县的江格尔齐孟特库尔等人通过阅读 1910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 10 章《江格尔》（托忒文石印版本）学会说唱《江格尔》的。^[19]据笔者的调查和研究，第一，冉皮勒、孟特库尔、普尔布扎甫和达日本等著名江格尔齐都不识字，所以他们不可能阅读上述 10 章《江格尔》。第二，他们所说唱的 20 几章《江格尔》故事中，跟俄、蒙两国出版的 50 多章《江格尔》故事情节相近的故事也有，完全不同的故事也有。这点，我曾在《史诗〈江格尔〉探渊》的第五章（即史诗《江格尔》的主要章节及变体）中详尽地讲述过。我们可以问：如果他们是从那部书中学会《江格尔》的话，在卡尔梅克的版本中没有的那么多《江格尔》故事，他们是向

谁学的呢？上述江格尔们生活的时代也不是学会说唱《江格尔》的时代。第三，卡尔梅克的 10 章《江格尔》版本中没有曲谱，而我们的江格尔齐们说唱《江格尔》的曲调有六种。这些曲调，他们又是向谁学会的呢？所以他们不存在模仿学会俄国卡尔梅克《江格尔》的问题。另外，从 1978 年开始，新疆人民出版社蒙文编辑部出版的新疆《江格尔》资料有 12 本；《江格尔》普及本三大卷（托忒文）就有 10 万诗行左右；比卡尔梅克和蒙古出版的《江格尔》（斯拉夫新文字版本）在章数方面多得多。

二、《江格尔》的流传

《江格尔》发源于中国漠西卫拉特蒙古。由于卫拉特蒙古流动多，分布地域也广等原因，《江格尔》发展为跨国史诗。它主要在新疆的蒙古地区、蒙古国的西部地区，俄罗斯的卡尔梅克蒙古地区，布里亚特蒙古以及土瓦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的部分突厥化的蒙古人中流传。上面已经论述了卡尔梅克《江格尔》的来源。下面简述蒙古国《江格尔》和俄国布里亚特、阿尔泰山区《江格尔》的来历。

1. 虽然，从蒙古国西部到东部各地都有说唱《江格尔》的艺人，但是蒙古出版的《江格尔》的主要故事是蒙古国西部蒙古的巴雅特，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的江格尔齐们说唱的。为了说明上述实情，举几个例子：

A. 蒙古国《江格尔》专家扎格德苏荣对“哈拉·特维克”（意即黑头发者）一章进行分析后指出：“将这一章同各地的《江格尔》章节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乌布苏省的 Z·敖索尔、戈壁阿尔泰省的青格勒、东方省的 E·鲁布桑扎木措、N·杜格尔等人说唱的《江格尔》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同它几乎完全相同。从研究角度讲，这是很有趣的。就是说，蒙古东西部和中部说唱的《江格尔》某些章节如此相似或完全一样，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猜测：这是由于有手抄本流传的结果吧？”^[20]（引文为汪仲英译）这是很合理的猜测。上述事实表明，《江格尔》的有些故事可能是随着卫拉特人的迁徙而流传到蒙古国的，也有可能是通过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去的。现定居在蒙古国科布多省的卫拉特人是 18 世纪从新疆迁徙去的。据学者们考证，虽然蒙古国许多地方都有《江格尔》流传，但主要流传区域却在乌布苏省的巴雅特、杜尔伯特人中，布尔根省的厄鲁特人中，以及南杭爱省的土尔扈特、和硕特人中。上面所说的厄鲁特人、土尔扈特人、杜尔伯特人都是历史上的整个卫拉特蒙古的一部分。

另外，由于有些部落举行跨地区或跨国界的《江格尔》演唱会，这一地方的《江格尔》也会流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例如：新疆精河县、和布克赛尔县江格尔齐演唱了“汗西尔伯东”一章。蒙古国科布多省的江格尔齐也说唱了这一章。究竟这一章《江格尔》故事来源于哪个地方？曾经有人猜测，新疆的“汗西尔伯东”是蒙古国《江格尔》的变体。当然，比较起来看，蒙古国出版的“汗西尔伯东”一章的故事情节和语言艺术比新疆的“汗西尔伯东”好。这可能是整理加工的原因。但是蒙古国科学院方言考察队的调查证明：这“汗西尔伯东”来源于新疆和布克赛尔的江格尔齐。例如：蒙古国学者 J·朝洛就此指出：“方言考察队 1978 年……从科布多省布尔干县的马克撒尔·普尔布加勒（1893 年生）那里采录了土尔扈特民歌、祝赞词和史诗。其中有《江格尔》史诗中的《汗西尔伯东》这个有趣故事，共 800 诗行。……玛·普尔布加勒也说：土尔扈特王旗的米西克道尔吉王爷听说和布克赛尔有个说《江格尔》故事的优秀江格尔齐，就派了一个人去请他来给我们旗说唱《江格尔》。米西克道尔吉王爷的使者把一个叫布若勒的江格尔齐带了回来。那人一共说唱了 8 章《江格尔》。米西克道尔吉王爷赏给江格尔齐布若勒一匹马、一件袍子料，以示鼓励。许多人听了江格尔齐布若勒的《江格尔》，从此《江格尔》在土尔扈特王旗流传了开来，此《汗西尔伯东》故事便是《江格尔》史诗中的一章。”^[21]（引文为汪仲英译）汗西尔伯东是江格尔汗的第 19 位伯东（伯东意即公野猪），实指虎将。这里说的江格尔齐布若勒便是 20 世纪初在和布克赛尔说唱《江格尔》的著名江格尔齐西西那·布若勒。冉皮勒便是向布若勒的徒弟胡里巴尔·巴雅尔和夏拉·那生等江格尔齐学说《江格尔》的。冉皮勒说唱的 16 章《江格尔》中就有上述“汗西尔伯东”。这个“汗西尔伯东”的故事，精河县的孟特库老老人也给我们说唱了。这就说明：汗西尔伯东这一故事，在新疆历来就有。

B. 据著名学者 B·YA·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记载，1761 年，在迁到今蒙古国后杭爱地方定居的厄鲁特人中有说唱《江格尔》的人，还有一位巴雅特部喇嘛在去西藏的途中，曾向已经喀尔喀化的赛音诺彦汗部的厄鲁特人学会说唱《江格尔》。由此可见，史诗《江格尔》在 18 世纪中叶已经随厄鲁特人“迁徙”到今蒙古国的后杭爱地区流传开来。更有趣的是，符拉基米尔佐夫记录、整理、出版的那章《江格尔》的末尾写有“万事大吉”的话语。这是手抄本《江格尔》末尾常有的情形。凡是江格尔齐说唱的《江格尔》故

事结尾就没有“万事大吉，吉祥如意”等话语。因此，可以推断：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记录的《哈拉·特维克伯东》一章原来是《江格尔》的手抄本中的故事，后来，由于文人把那一章故事多次朗读给群众听的原因，这一章故事又演变为民间口头流传的《江格尔》故事。这种情况在卡尔梅克和新疆的《江格尔》中也有。比如：《圣主江格尔》、《凶残的夏拉·帖尔古》和《凶残的哈拉·克纳斯》三章原先是在新疆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后来又演变为口头流传的《江格尔》，结果，上述三章《江格尔》的手抄本的语言和口头流传的故事语言有不少不同的地方。新疆的《凶残的夏拉·帖古》到了卡尔梅克又演变为《凶残的夏拉·蟒古斯》（蟒古斯意即魔鬼）。这不奇怪，新疆蒙文《格斯尔》来源于1716年出版的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但在民间中流传的《格斯尔》跟北京木刻本《格斯尔》又不太一样。当然，新疆蒙文《格斯尔》中的三章故事是独具特色的。

那么，蒙古国的《江格尔》手抄本，是由谁记录，装订成册的？

蒙古国扎格德苏荣教授写道：“甘丹庙的土尔扈特喇嘛伦都克告诉我，土尔扈特王于1945年从新疆来的路上，为防盗，需要轻装快行。因此，便在拜塔克博格多山那面一个叫苏吉河的地方埋了四峰骆驼驮的书，准备待秋天去取。就是在这八箱书中……肯定有用托忒文手抄的《江格尔》，究竟有多少章不得而知，王爷年年请人来给他朗读《江格尔》。”^[22]至于那位王爷手中有多少章《江格尔》手抄本，扎格德苏荣教授又写道：“据科布多省布尔根苏木74岁的玛格萨尔·普尔布扎勒的报信，土尔扈王爷迁来蒙古时……在拜塔克山附近挖地埋了五峰骆驼驮的书，……据普尔布扎勒老人讲，在那些书中确实有19章《江格尔》托忒文手抄本和其他珍贵的书籍”。^[23]（引文为汪仲英译）

很早时候，阿勒泰的乌梁海、扎哈沁，科布多的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等部落的冬夏牧场彼此错杂。他们共同使用，友好相处，互相参加对方的节日那达慕或婚礼。那时，每逢节庆都要搞《江格尔》演唱和其他文体活动。可以肯定当时《江格尔》以口头或手抄本方式在蒙古国流传开来，在这个流传过程中，蒙古国《江格尔》又有了不少变体。

2. 俄国土瓦族和布里亚特人，吉尔吉斯斯坦的萨尔特卡尔梅克（halimag）（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会说蒙语）中也有艺人说唱《江格尔》。例如：土瓦共和国史诗说唱家B·U·巴勒巴尔（1957年）用土瓦语说唱的一章《江格尔》，现已被译成俄文和蒙古国新文字。据扎格德苏荣教授分析：巴勒巴尔说唱的这一章，可能是铁凌古特人说的《大战哈布罕·哈拉·索亚汗》的变体，在故事中也说江格尔汗是弥勒佛。这一点也能说明：巴勒巴尔是信仰佛教的土瓦人。土瓦人的一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此外，还一部分人信仰佛教。S·丹赞（1926年6月）用胡都木文字记录了杜古尔·曼扎尔（霍里·布里亚特人）说唱的三章《江格尔》，其中有《活了八万岁，身高八十丈的圣主江格尔》一章。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科学院用斯拉夫文出版了这一章。其中有口内北京、北部北京和贝尔湖（原话：buir nuur）等我国地名。我猜测：布里亚特《江格尔》中的aru（北边）北京似为金朝时候的北京。新疆和卡尔梅克的《江格尔》中也有大金国这名词。也就是说今内蒙古宁城，在辽金时为东亚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心，当时长城外北方草原的辽中京，叫作北边的北京。长城以内的北京，即今天的北京叫作dotor（即口内）北京。贝尔湖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湖名。布里亚特《江格尔》中的江格尔三姐丈夫跟十五头的蟒古斯阿修罗交战三年。阿修罗（asura）原来是玉皇大帝的对手，是梵语名称，阿修罗佛王实指大梵天。这也能说明：很早以前，内蒙古东北部一带的蒙古人中也有过说唱《江格尔》的人。该故事中的神话情节很多。英雄史诗流传时间越长，它的神话色彩就越浓；流传范围越广，它的变体就越多。据说，上世纪40年代，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有过说唱《江格尔》故事的老人。可现在，在伊克昭盟找不到说唱《江格尔》的人了。

3. 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突厥化的卫拉特人N·K·雅拉托夫（1980年）说唱的《江格尔》上下册共有35000诗行，其上册（12126诗行）于1997年出版。在这部《江格尔》故事中不但有han altai（意即阿尔泰山脉顶峰），jer-tengiri（意即天地），altan topchi（金扣子），kue khuyag（盔甲），üchi kurbustan khudayi（三种天神——世间天神、异生天神、法净天神）等阿尔泰语名词外，还有Ayi Khaanning Altan-Tana khizi（意即月亮汗姑娘阿拉坦·塔娜），üchi shulmustar（意即三个妖怪），^[24]akh orge（意即白色宫殿）等半阿尔泰语，半蒙古语名词。更有趣的是，该《江格尔》的有的词句词首是蒙语，词尾是阿尔泰语。比如：“Jangarchi dep baatir kis/Jer-Enezile ezendjet”^[25]（意即名叫江格尔的英雄（人）占领了大地的中心）。上述词句中的“ezendejet”（即占领）的词首“ezen”是蒙古语，即主人，占领者之意，其词尾“dejet”是阿尔泰语，占有了之意。

雅拉托夫说唱的《江格尔》上册的主要内容：江格尔汗土地上的人民生活受到波斯王朝阿尔德的干扰。

由于江格尔抵挡不住魔鬼们的侵略，大地之母通知扬格尔齐（江格尔的夫人）下凡参战。因此，江格尔带着他的两个夫人、儿子阿雅尔和女儿银塔娜，经过长时期的血战，战胜了敌人，将波斯王阿尔德捆住，在他嘴边印了江格尔的印章，又将他打入深洞，用巨大的石头盖住洞口。从研究角度讲，波斯王朝，**tuer**（政权），**orge**（宫殿），**Shulmus**（妖怪）等名称，对阿尔泰语《江格尔》来源很有学术价值。

上述《江格尔》故事情节的结束和有些人名，地名，宗教名词，跟蒙文《江格尔》故事结尾和人名、地名、宗教名词有相似之处。江格尔艺人雅拉托夫的部落，原来是卫拉特蒙古的一个分支，在17世纪前，他们不但有蒙古语，还曾使用过托忒文字。19世纪初，他们加入俄罗斯的国籍，不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再加上信仰伊斯兰教等原因，他们的语言基本上突厥化了。^[26]从雅拉托夫说的《江格尔》言语看，很早以前，他们的艺人很有可能是用蒙语说唱《江格尔》的。

据传说，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在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草原上生活的土尔扈特人中有过一位著名的江格尔齐，名叫吐尔巴雅尔，曾经给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鲁克说唱70章《江格尔》故事，受到嘉奖，被命名为“70章《江格尔》史诗袋子”。过去，我对中、俄、蒙三国版的《江格尔》故事情节进行过对比，经考察，三国《江格尔》的独立成章的故事有58个章。看来，上述传说可能是真实的。据我们调查，被遗忘的《江格尔》故事或被遗失的《江格尔》手抄本也不少。所以，很早以前，卫拉特蒙古就有说唱《江格尔》的不少名艺人。

总而言之，《江格尔》发源于过去的漠西卫拉特蒙古。所以，从古至今，新疆蒙古保存着《江格尔》的活形态；还有那么多的老艺人按老规矩演唱着史诗《江格尔》。

从史诗理论角度讲，《江格尔》体裁限定着它的产生年代，或者说，《江格尔》中出现的历史性的情节划定了该史诗的时空界限。

1959年，捷克蒙古学家帕吾勒·泼海博士在国际蒙古语言文学家第一次大会上宣读论文时指出：“说到史诗的产生与发展，虽然它似乎形成于从13世纪末到17世纪这段时间内，但决定性部分确实是在17世纪完成的。”“《江格尔》应该是在蒙古强大国家建立的那个时期产生的。”（引文为汪仲英译）帕吾勒·泼海博士的看法符合《江格尔》产生和发展规律的。《格萨尔》、《玛纳斯》、《伊利亚特》、《奥德赛》、《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著名英雄史诗，都是与其母体民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有联系的。

1940年，俄国科学院院士A·S·科津在《江格尔——卡尔梅克人的英雄史诗》中作了如下结论：“《江格尔》不是在伏尔加河流域，而是在准噶尔产生、成熟和定型。在史诗组成部分中既有古代的积层，也有后来形成的积层”。（引文为汪仲英译）这是非常正确的结论。只要认真地研读其中的主要故事的话，就会发现，《江格尔》是整个蒙古民族历史文化的“年轮”。那些“古代积层”就是以与13世纪的蒙古帝国史和元朝史有关的历史事件为“骨架”的主要故事情节；“后来形成的积层”就是在其发展、定型过程中加进来的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痕迹；历代天才的江格尔齐们在几百年说唱《江格尔》的过程中，不断加进蒙古族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事迹，才使《江格尔》进一步完善和走向定型了。

参考文献

- [1] N·TS·Bitkeyev.Janggarchinar [M].Elista, 2001: 246.
- [2]〔俄〕G·M·勃尔里科夫，海力古丽译.世纪之交的〈江格尔〉研究[J].卫拉特研究，2002，（1）：38.
- [3]B·孟克著.从〈江格尔〉的分布情况论证其产生、定型的地域与时间[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3.
- [4]R·娜仁图雅.民间文学研究[A].乌兰巴托：蒙古国新蒙文字[C]，1956：183-185.
-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72.（5）：124.
- [6]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A].元史论集[M].人民出版社，1984.11：23.
- [7]布勒金.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蒙文）[M].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3.2：38.
- [8]蒙古秘史[M].中华书局，1956：249.
- [9]志费尼（JUVAINI）.世界征服者史（上册）[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5：23.
- [10]江格尔（卡尔梅克版本）第二卷[M].埃利斯塔：卡尔梅克出版，1990：402.

- [11] 江格尔资料(1)(托忒文本)[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235.
- [12] 蒙古族通史(上册)[M].民族出版社,1991.9:29.
- [13] 用蒙古国新文字转写出版的11章卡尔梅克《江格尔》[M].乌兰巴托:国家出版署,1963:3.
- [14] 转引自仁钦道尔吉.江格尔[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8:184.
- [15] 英雄史诗——江格尔(卡尔梅克新文字版本)[M].埃利斯塔:卡尔梅克出版社,1974:48.
- [16] 英雄史诗——江格尔(卡尔格克新文字版本)[M].埃利斯塔:卡尔格克出版社出版,1974:48.
- [17] 蒙古民间英雄史诗探渊(蒙古国新文字版)[M].乌兰巴托:科学院出版社,1966:41.
- [18] 江格尔史诗(蒙古国新文字版)[M].乌兰巴托:科学院出版社,1968:133.
- [19] 蒙古民间英雄史诗(蒙古国斯夫文本)[M].乌兰巴托:国家出版社,1982:27.
- [20] 名扬四海的好汉洪古尔(蒙古国新文字版)[M].乌兰巴托:科学院出版社,1978:46-47.
- [21] 江格尔史诗(蒙古国新文字版本)[M].乌兰巴托:科学院出版社,1968:16.
- [22] 参见《阿尔泰语英雄史诗——江格尔》第1卷[M]P.51,P.247,P.248.GORNO-ALTALSK,1997.
- [23] 参见《阿尔泰语英雄史诗——江格尔》第1卷[M]P.51,P.247,P.248.GORNO-ALTALSK,1997.
- [24] G·M·SAMAYEV.《GORNIY ALTAI W XVII—SEREDINE XIX W: PROBLEMY POLITICHESKOI ISTORII I PRISOEDINENIYA K ROSSII》[M]P.108,P.122,P.199.阿尔泰共和国出版社,199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Janggar

T.Jamcha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Research Center,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Janggar Published by the three countries Russia,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past 200 years,the writer compares the issues from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ho work on Janggar.The author clarifies the place and tiem of its origin and its influence there after.The story covers both Mongolian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also traces its later culture and history.The epic Janggar originated in the Mongolian region of West China.

Key words:Heroic Epic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Janggar Type of Literature Limits of Time and Space Trac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收稿日期:2003—04—15

作者简介:贾木查(1933—)男(蒙古族),新疆乌苏市人,新疆文联研究员,新疆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蒙古族史诗和语言文字研究。

¹ 准噶尔——原先是天山山脉北部地名。故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意即左翼或左胳膊。所谓准噶尔部落和准噶尔汗国都是以准噶尔地名称谓的。

² 在此应当说明,在国内外学者中有议论:中国《江格尔》中有模仿卡尔梅克《江格尔》的故事和非《江格尔》故事以及伪作的《江格尔》等等。针对这个问题,曾经我写过三篇评论:在新疆出版的《江格尔》中确实有一些非《江格尔》故事。

这是因为，我们经验缺乏，知识不够造成的。其次，个别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照抄卡尔梅克《江格尔》的个别故事。这些情况与艺人无关。